

策展人敘述

你看！

「世上根本不存在事實，只存在詮釋。」—— 尼采

讓自己接受審判及主觀地質疑我們的信念是一種信仰行為，曾建華以此作為他藝術實踐的核心價值。沉浸在宗教及哲學的研究裡，他以如何區分事實及詮釋來研究宗教信仰的制度化。他認為這兩個概念都是無邊的，我們不斷地在滿足尋找客觀真理的慾望及否定真相與我們自身經歷中的矛盾之間掙扎。如果大家都有著不同的經驗，怎會只有一個真相？就視覺藝術而言，我們如何透過注視而引起某人的注意？我們如何通過直覺去達到價值判斷？這些問題都是了解曾建華藝術創作的關鍵。

曾建華一直對研究尼采及宗教感興趣，並以文字為主的大型影像裝置而廣為人知。他解構主流意識的主導權，認為所謂的真相僅僅是人們的詮釋。自 2009 年起，曾建華創作了一系列的影像裝置《七封印》，至今已完成了其中的五個部分。「七封印」一詞出於《啟示錄》，講述的是書卷上的每個封印被揭開後接下來所面對的審判或啟示。對於創作《七封印》的意圖，曾建華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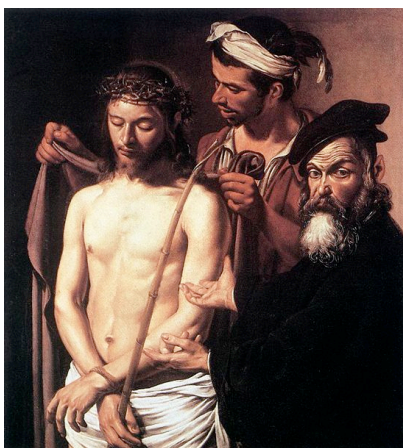
流動的詞組和短句呈現、移動、浮動，有時像細語，有時像箴言，
透露了人類的本性及情緒的轉變。這些文字使我們聯想到關於戰
爭、恐怖主義、革命、死亡、謀殺、自殺、自我否定等的課題。¹

從《聖經》裡摘錄關鍵詞語，及收集與日常經驗有關的材料，曾建華在這基礎上草擬了影像裝置的文本敘述結構，然後再決定流動文字中使用的顏色、速度、字體大小；作品也會應展出場地特色而佈置。這樣教義式的流動文字無疑會讓人想到珍妮·霍爾澤。曾建華通過這種表現形式，試圖探討人們在維護道德理想的同時，又做出與所設定原則偏離的行為。他最近在油麻地一個臨時展場展出的《第四封印》，文字從天花投影到地面，簡單的詞組，如「命運」(The Fate)、「墮落」(The Fall)、「凡人」(The Mortal)首先像蛇一樣蠕動。接着出現的是比較複雜的詞組，如：「你沒權利」(You Don't Have the Right)、「祂沒權利」(HE Doesn't Have The Right)、「你該承擔所有指責」(You Should Take All The Blame)、「祂該承擔所有指責」(HE Should Take All The Blame)。句子裡，「你」(個人)這個代名詞，在下一個句子中，被「祂」(權利更大者，或基督教義裡的耶穌)所取代。字體在幾分鐘內，隨着戲劇性的背景音響，突然被放大，著實建立了一個充斥着情緒起伏的情景。稀疏的流動文字逐漸緊密，形成了一塊大色塊，緊接着是一陣壓破，影像再從頭播放。《第四封印》並不是在懷疑基督教，相反，它在挑戰人們日常生活裡與基督教有關的永恆價值的存在。宗教是一組教規，我們與其的關係是截然不同的事物，但可以肯定的是，宗教的權利鬥爭始終離不開人與政治的影響。

雖然《七封印》中使用語言文字去批判主導權，然而在曾建華最新的《Ecce Homo Trilogy 1》，他選用了舊片重製的方式，更直接地質問現實與政治。他以前羅馬尼亞共產黨主義領導者，尼古拉·壽西斯古在 1989 年被審判及公眾處決的電視直播片段作為本次展覽中的主題，嘗試探討有關審判的主題，尤其對裁判時所牽涉的複雜道德操守，及其對人類尊嚴的傷害程度。

拉丁文「Ecce Homo」（意指「看哪！這個人！」或「此人在這！」）是耶穌釘十字架前被展現於公眾時，本丟·彼拉多所說的一句話。即使本丟·彼拉多認為耶穌無罪，他最終還是將耶穌交給了猶太祭司去判決。早在10世紀，「耶穌受難記」就一直是卡拉瓦喬、倫勃朗、提香、丁托列托、丟勒等藝術家的宗教畫題材。我想專注於巴洛克時期的畫家卡拉瓦喬的一幅畫。在他的作品《Ecce Homo》中我們能看見三個人物：本丟·彼拉多在畫面的右邊，雙眼注視着我們，雙手攤開指向耶穌，而耶穌雙手被捆地面向觀眾，握着審判權杖。耶穌垂頭沉思，刑訊者給耶穌披上紫袍。畫家利用明暗對照法，把畫裡的焦點從欲折磨耶穌的群眾投向一個平凡人的軀體。卡拉瓦喬的《Ecce Homo》描繪了當正義被迫為滿足大眾的意願而讓步的那一瞬間，當一個人的命運將由別人決定的那一時刻。在這次展覽中，曾建華如同取代了本丟·彼拉多的角色，把當時類似的情景及其所可能帶來的後果重新展現於觀眾。

¹ 摘自曾建華訪談錄



卡拉瓦喬《Ecce Homo》(1605)

《Ecce Homo Trilogy 1》是一系列鋁板文字繪畫和 4 個視頻投影，沿著長廊以文字為主的裝置。其中，這些舊片重製的影像視頻運用了一種近似於繪畫的手法，並分別被命名為，「序章」（Prelude），「審判」（the Trial），「處決」（the Execution），以及「埋葬」（the Burial）。如果說宗教畫讓我們沉思片刻，曾建華卻將這種沉思解構為若干個章節，使觀眾更自覺地去對展示中作品作出評價。裝置在牆上的文字，以旋轉的方向，逐漸退卻至走廊盡頭的鋁板繪畫。觀眾順著此方向穿行至走廊另一頭的入口，進入「序章」。在「序章」的空間裡能看到由投影在深色窗戶上，片片浮雲的移動圖像。窗中重疊著城市景觀的意象及浮雲的投射影像，慢慢地將觀眾引領入「審判」的空間。「審判」，作為《Ecce Homo》的第一部分，紀錄了 1989 年對壽西斯古倉促進行的軍事審判。此次審判中，壽西斯古和他的妻子被判有罪並立即執行槍決。「審判」紀錄了一個進行中的軍事法庭審判，鏡頭展示了一個被囚禁的領導正被群眾檢視。壽西斯古在陪審團前為自己辯護，然而他的命運已然。隨後是投影在一個半封閉空間裡的第二幕「處決」。壽西斯古被帶到特爾戈維什泰執行槍決。觀眾從影像中看到是處決後的殘像：一具蜷縮在地上的屍體，兩個檢察官其後宣布他的死亡。曾建華使用了類似希治閣的手法對畫面進行了處理，藉此提升了影像的懸疑感，並賦予其歷史的質感。殘暴的處決剝離了任何的悲憫，顯得異常殘忍。沿著畫廊裡另一個狹長的走廊行進，兩側的窗戶使觀眾憶起處決影像裡所看到的窗戶，最後來到一個掛有牆面文字的鋁板文字繪畫的開放空間。這些鋁板文字繪畫同時讓空間轉化成一座監獄。之後，我們將進入到最後的場景「埋葬」。在將棺槨埋葬之前，伴隨著背景中的安魂曲，旁觀者上前獻花，以示哀思。

至於《Ecce Homo》的裝置，曾建華有三個目的。其一，他創造了一個「（觀眾）看著觀眾」的自我反射狀態。藝術家將注視藝術品的目光轉而投向觀眾，強迫觀眾見證整個判決過程，同時讓觀眾思考自身如何去判斷事物及處理其後果。這裡最大的變數則是觀眾作為參與者的凝視。其二，從作為一名牆面文字裝置的讀者，到展覽裡影像的見證者，這當中觀眾的身份發生了一個極大的轉變。牆面上的文字引領了觀眾對個人信仰上或教義上的一種權威的詮釋，而影像則給予觀眾一種逾越，使得觀眾能設身處地地站在主角的立場上。其三，曾建華希望能夠實現一個不同視角的展覽，如導演黑澤明的電影《羅生門》一樣，鼓勵觀眾在參觀展覽的同時擔任起與他們自身的道德準繩偏離的角色。曾建華說：

通過這個裝置，我試圖讓觀眾成為整個場景的「見證者」，猶如行經並目擊被審者的最後時刻，並將自身與被告、其他參與者及其他目擊者等聯繫起來，感受作品裡和質疑整個過程裡被審者的無力感、審判的荒謬、處決的殘酷及人生和死亡的悲哀。²

《Ecce Homo》的展覽不是為了讓我們回憶一個共產主義領導的敗落和緊隨其後的處決；藝術家在這裡選擇了一個歷史片段來描述事實與真相，因為我們的價值判斷在現實中是不持久和短暫的；由此也反映出人們對事物作出價值判斷的困境。我們將永遠周旋於一個充滿事實與詮釋的環境。正因如此，本次展覽的結束點又將觀眾帶回到它的起點，或引用曾建華的話說，「事情會伴隨著細微變化不斷地重複」³。見證「審判」、「處決」、「埋葬」，就像是在支持我們一向反抗的主權及其極端的一套教義。與此同時，我們也將意識到我們無法挽救所有的一切。我們自然會對被告產生憐憫，不為他所犯的罪行，而因我們都是人類，也許冷漠才是我們的本性。

理智與情感細微的人們從未徹底從意識形態的侵害中解脫，而人類存在的意義也一直由信仰體系所塑造。身為有意識的觀眾，我們能更深切地感受心裡內在的不安；假如我們首先就認同了不尋常與極端的事物，那也許無論結局是多麼的醜惡或美麗，我們都將能接受。請再仔細地看一遍，你會感到無比的驚嘆。你看！

² 同上

³ 同上